

谁是地下城市黑拳之王

# 黑市拳

FATAL  
BOXING

欧阳乾◎著  
Ou Yang Qian

陕西出版集团  
三秦出版社

欧阳乾——著  
Ou Yang Qian

Fatal  
boxing

# 致命拳击

陕西出版集团  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市拳 / 欧阳乾著. —西安: 三秦出版社,

2011.6

ISBN 978 - 7 - 80736 - 969 - 1

I. ①黑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13966 号

## 黑市拳

欧阳乾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 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
电 话 (029)87205121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6

印 张 13.5

字 数 25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10000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80736 - 969 - 1

定 价 21.00 元
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s.com>

## 写在前面的话

近些年来，外国搏击与中国散打不断交锋，空手道、泰拳、拳击、踢拳，尤其是泰拳，在国内掀起了不小的热潮。一些国外的格斗项目，比如 WWE（自由摔角，主要是表演性质）、UFC（铁笼格斗）、MMA（包括但不限于 UFC），以及被称作世界最强格斗大会的 K-1 比赛，也相继进入国人的关注视野之中。在这东西方武术文化不停的交会碰撞中，“最强”成为了争论的焦点。“中国功夫”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置疑。同时，还有一个话题让很多人感觉似真似假，不可捉摸，那就是地下黑市拳。

传闻泰森在 1992 年入狱之后，跟监狱里面的黑市拳手金哈格交锋，不到十秒钟即被干倒在地，头部受到严重震荡，鼻骨骨折，肋骨断了三根。从此以后，“黑市拳”作为强悍和凶狠的代名词在国内格斗文化中风靡一时。有人说这些是假的，根本不存在，都是以讹传讹的东西；有的人则对此坚信不疑，每次提起“黑市拳”里面的人物，都对其姓名、年龄、出身、战绩等情况如数家珍。甚至还有全世界最著名的“五大黑拳训练营”的说法。这种种传闻和说法，都好像隐藏在浓雾中一般，让人难辨真假。

在此，我并不是要断言这些是真还是假。单纯地做出结论，并不能让任何人信服。我要做的是，把我所知道的所谓“黑市拳”的情况完完整整地呈现给大家。

## 关于格斗的一些名词

### 站立系

►高扫：在擂台格斗中，或许再也没有比一腿高扫直接 KO 对方更让人震撼的场景了。一腿高扫如果完美的击中头部，那么它带出的是摧枯拉朽的破坏力。由于其犀利无比的攻击，成为了许多拳手日以继夜辛苦磨炼的技艺。“格斗暴君”彼得·阿兹凭借其强悍的高扫，像砍倒木头一般的击倒对手，曾获得了“荷兰伐木工”的绰号。

►低扫：低扫主要攻击下段，大腿和膝盖部位。比起高扫，低扫技术更加隐蔽，也更加难以防御。强悍而连续的低扫也是擂台格斗中的利器，经常会出现一腿低扫而砍倒对方的情况。

►巴西蹴：属于扫技的一种，但富有个性鲜明的特色，是极真空手道中的独特腿技，学名纵蹴。使用的时候由中段提膝直接变为高段扫踢，从上外侧绕过对方手臂防御攻击头部，攻击轨迹是从上至下的一道弧线。出招隐蔽，线路刁钻，又被称作“圆月弯刀”。

►斧踢：又称作“下劈”。是把腿高高举起，然后向下劈击对手的动作。由于动作预见性比较大，拳台上使用的频率不是很高。当年的散打王柳海龙酷爱此招，被江湖上称作“柳腿劈挂”。

►刺蹬：格斗中常见的直线腿法，经常作为堵截腿法使用。刺蹬不是用整个脚底去踹对方，而是用脚前掌去击打对方，故能增加攻击压强。前腿刺蹬一般力量较轻，主要蹬击对方大腿，胯部，腹部等，破坏对方动作以及干扰对方重心。后腿刺蹬力量较大，直接蹬头称之为“踏面”。

►侧踹：前腿侧踹是散打最为显著的标志。其动作迅速，隐蔽性强，击打距离为腿

法之最，无论是作为堵截技术还是作为攻击技术都可圈可点。实战中侧踹比较难以防御：一是因为侧踹路线直接，角度刁钻；二是因为侧踹启动速度更快，打击距离更远。

►**后踹**：空手道中称之为“后蹴”。后踹腿法相对来说技术稍微复杂一些，拳台上鲜见其身影。但有的时候却突然出现，往往爆出冷门，达到“一击必杀”的效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跆拳道比赛中后踢的运用频率比较高，那是因为跆拳道比赛限制了拳法的作用，从而让腿法有了更多的活跃空间。

►**后摆**：后摆腿也称后旋，跟后踹一样，属于技术性腿法，拳台之上偶尔出现，主要是攻击对方头部。后摆动作预见性比较大，弧线拉的也比较明显，比较容易防御。但后摆打起来却相当的漂亮，一记后摆 KO 对手的话简直就是艺术。同样，在限制了拳法应用的跆拳道比赛中后摆有了更大的余地发挥，腾空后摆 KO 对手的情况也屡见不鲜。甚至还有腾空 540 后摆，身体在空中转上两圈然后再击打对手的。这样的情况只限定在跆拳道规则之下，不可能出现在综合格斗的拳台之上。

►**刺拳**：一般是指前手拳，进行试探、引诱或者挑战对手的时候使用。既可以佯攻，为自己后续的进攻创造机会，同时也可以干扰对手的进攻，进行积极性的防守。所有优秀的拳手刺拳技术都是非常出众的。

►**拳法**：拳法主要分为三类，直、摆、勾。一记拳法看似简单，却牵涉到转腰，蹬腿，发力，送肩等诸多要素，对于身体的肌肉协调性有很高的要求。为了保证力量的通达，背部的肌肉比胸肌更为重要。强悍的拳法不仅能对对手进行压制，更能直接 KO 对方。另外转身鞭拳可以看作是摆拳的一个变种，出其不意，在实战中往往爆出冷门。

►**箍颈撞膝**：泰拳中经典的内围颤抖技术。在内围缠抱中，双臂在对手双臂内侧箍住对手脖颈，然后猛曲肘收臂，及时将对手的头向下压，迫其上体向前弯曲，然后施展膝技，攻击其腹部以及两肋。此技术狠辣，杀伤性极强。尤其是对两肋，可以造成重创。

►**膝肘**：膝法和肘法是泰拳的特色。作为近身攻击手段，攻击力极其惊人。肘法角度刁钻，攻击凌厉，肘过如刀，有“宁挨十拳，不挨一肘”之说。有时一记平肘就能重创对手的面部。一些站立格斗赛事，比如著名的“K-1”等，出于保护拳手的目的，都限制了肘法的使用。膝法对于软肋和内脏的冲击力不可小觑，著名的泰拳手播求曾经就

以漂亮的扫腿和凌厉的膝法让世界格斗圈为之侧目。在一些格斗比赛中，虽然允许使用膝法，但都规定不得使用连续膝法持续攻击，同样也是出于保护拳手的目的。

►**手刀**：手刀的攻击分为三种，贯手、正手刀和逆手刀。贯手是手指直刺，正手刀和逆手刀分别用虎口部位和掌外侧攻击对方。用手刀攻击咽喉等脆弱部位，几乎可以一击必杀，但在实战中运用很少。极真空手道创始人大山倍达可以用手刀切断牛角，其惊人攻击力可见一斑。

## 地面系

►**摔技**：指在近身中，破坏对方重心把对方摔倒的技术。缠斗系的技术只能出现在综合格斗的擂台上，比如 UFC。而一般的站立格斗擂台，都是限制拳手进行地面缠斗的。摔技的技法很多，比较出名的有背负投、大外刈、大内刈、巴投、外卷等等。

►**固技**：所谓固技，就是在地面缠斗状态中，利用关节或是自己重心使得对方不能行动的技法。固技的技法有很多，比如袈裟固、肩锁固、四方固等。

►**绞技**：地面缠斗绞杀性技术，迫使对手窒息，甚至死亡。比较经典的绞技是裸绞，绕到对手背后，手臂从对方背后前伸穿过对手脖子，双腿盘住对方的身体。用肘压迫对手颈部主动脉，从而制服或者绞杀对手。裸绞又分为“血绞”和“气绞”两种。所谓血绞，就是针对颈部动脉的绞杀技术，用手臂卡住颈动脉直接阻止血液往脑部流动，从而造成休克。而气绞，就是针对咽喉部位进行的绞杀，这种绞法能让对手喉咙窒息，失去意识，痛苦不堪。这种绞杀技术适合手臂较粗的人。裸绞一旦成型，几乎无法逃脱。断头台其实是裸绞的一个变种，也可以称作“前方裸绞”。另外还有抓取对方道服进行的绞技，比如送襟绞、十字绞。还有抓取自己道服迫使对手窒息的绞技，比如袖车绞，就是双手抓取自己的袖子，而绞杀对手的一种技术。

►**关节技**：在地面缠斗状态下，利用反关节控制对手迫使对方投降或者直接摧残对手的一种技术。比如十字固、木村锁、脚踝锁等。一旦使用关节技降服了对方，几乎是很难逃脱的，除非双方有着相差悬殊的力量。一般情况下，在成型的关节技降服状态下，要么拍地认输，要么就等待身体关节被摧残的命运。木村政彦曾与巴西格雷西柔术家族的 Helio Gracie 进行格斗。木村使用“木村锁”制服了对方的手腕，而 Helio Gracie 战意顽强，拒绝认输，最后被木村折断了左臂。

## 黑椒牛排

2010年，漫步在青岛街头，临近傍晚，下班高峰期。排成长龙的汽车不停地按喇叭，有些司机不耐烦地大声叱责或是谩骂。黄昏的阳光淡淡地洒下来，给他们从车窗扔出的烟头镀上了一层金黄色。看到这样现实的场景，我有些恍惚，感觉自己已经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好长时间。

我复姓欧阳，单名一个乾字，出生在曹州一个有着浓厚武术氛围的县城。曹州曾经是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。耳濡目染，我也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就进了县里的武术队，学习一些基础套路。后来在升初中那一年，我的个子长高了许多，放弃了套路，开始练习散打。这一练，断断续续一直到了大学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考入了天津市的一所大学，读艺术设计专业。我是作为一个美术生考进去的。后来有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不直接考体校。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，练武对我来说一直就是一种爱好，我没有把它当做过专业来对待。但没想到，这个爱好，后来却让我度过了整整十年的别样青春。

刚上大学的时候，从小县城第一次进入到大城市，我还是一个懵懂的毛头小子。虽然天津在当时也够破的，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大开眼界了。一切都充满了新奇，就像忽然间在我眼前展现出了一个另外的世界。要知道，我在去天津之前，连直上直下的电梯都没有见过。

进入学校之后，我得到了彻底的解放。在苦读中积攒了十几年的压抑都在那时爆发了出来，人生仿佛到了尽情享乐的时候。再没人管我，再没人约束我，也不必面对升学的压力，我仿佛到了自己的新大陆。很快，我开始学会熬夜上网、喝酒、抽烟、和女同学逛街、通宵打牌，甚至连头发都染成了黄色。这在现在看来很傻。但在我那个时候，也就是十年前，却已经是非常新潮的作派。



当积攒的压抑发泄得差不多了之后，我才开始进入正式的大学生活。当时学什么最重要？电脑。

但就算是很一般的配置，一台电脑下来也要四五千块钱，交完学费之后，我身上的那点生活费也所剩无几了，哪有钱再去买电脑？

迫不得已，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当我喊出“爸”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距离上一次打电话回家都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了。

我爸听完我的话之后，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：“你妈阑尾炎犯了，做手术花了一千多块钱，住了几天院，又买了一些药。那个电脑，你再等一段时间买吧。”

在那一瞬间，我难受得几乎要掉下泪来。我妈做了手术，我居然都不知道这回事。家里也一定很困难，否则我爸是绝对不会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的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忽然羞愧得要死，捧着电话筒的双手都在战抖。我不想让我爸听到我有些哽咽的声音，说了两句之后急忙挂掉了电话。

那天我的心情非常低落，晚饭也没吃，就在校园里面呆呆地走着。有个篮球砸在我身上都没有反应，过来捡球的人推了我一把，说道：“欧阳？你咋了，让人给煮啦？”

我抬头一看，是机电系的王辉。这小子瘦骨嶙峋的，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，体重估计也就一百斤刚出头。天津本地人，比我高一年级。

我搪塞了一句：“没事，我就溜达溜达。”

“看你这死样吧，跟养不活了似的。”王辉也不打篮球了，把球朝篮球场里面一扔，跟着我溜起校园来，“到底咋了？跟兄弟说说。”

这事我咋跟他说啊？我总不能说自己没钱，家里还有事，心里一团乱麻。就随口说道：“没什么，就是一些杂事，郁闷。”

“郁闷个鸟啊！大好青春，你瞎郁闷什么？”王辉丝毫不理解我心中的烦闷，竟然拉着我往回走，“跟我出去一趟，玩去！我三叔给我的几张免费券，丽达的！”

丽达是本地的一家夜总会，在市内挺出名的。我早就听王辉说过，他三叔是这家夜总会的投资人之一，也是道上混得很开的。每当说到这里，王辉都要恨恨地说道，当初要不是那东北哥们儿及时收了手，非要叫些人弄残他不可。

我对于这些东西很不感兴趣，那些夜总会我一次也没去过，但电视上经常看到，里面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不知所谓的摇头晃脑的人。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，我对这些明显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“堕落文化”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和惧怕心理。我摇摇头说：“不去！”

王辉拉了我半天，我执意不去。最后，王辉忽然问我：“你还没吃饭的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我确实没吃饭。

“这里面可有免费的套餐票。”王辉晃了晃手中的券，“黑椒牛排，吃过吗？”

我承认，当时我感觉自己的双眼瞬间亮了。

“走吧，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的心。”王辉念着歌词，拉着我就走了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饥饿的黄昏。黑椒牛排，就是这四个字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

## 牙狗

丽达夜总会坐落在河东区的繁华地带，距离我们学校也就不过半个小时的路程。跟我们学校门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在这个夜总会门口停着一排的小车，还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保安，一片肃穆，好像市政府门口似的。而我们大学的门口，则是熙熙攘攘的摊贩和生意异常火爆的煎饼果子，每当中午或者傍晚，出校门只能步行，你推着自行车都走不出来。

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夜总会，心里有些期待，又有些惧怕，说不出的感受，好像这里代表着我所不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。一进入夜总会，往里走了没有几步，我就立刻被巨大的喧嚣所覆盖了。震人心魄的音乐，混合着一股烟酒的气味。暗红色的大厅内七彩灯光闪烁，配合着强劲的节奏，舞池内的人们忘情地扭动着自己的躯体。对于一个十八年都生活在不开化的小县城的我来说，

这一切就好像一针肾上腺激素一般狠狠地扎了我一下，让我有种恍惚的窒息感。

“那帮人真疯狂。”我拽了拽王辉说道。他的神态很自若，应该是这里的常客。

“你说什么?!”王辉转过头朝我吼道。我刚才的声音太小了，马上就被音乐给淹没了，他没有听到。

“我说这里的人真疯狂!”我跟他一样大声喊了起来。

王辉用手指了指那些忘情的男男女女，朝着我吼道：“都嗑了药的!”

我懵懂地点了点头。只是到很久之后我才弄明白，“嗑药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

王辉领着我穿过昏暗的大厅往里面走去，那里是用餐区。狂躁的音乐传到这里之后，分贝已经小了好多。这里有几个服务生认识王辉，见了王辉之后都点点头说道：“来了，辉哥。”

“你挺有面子啊。”我说道。

“是我三叔有面子。”王辉笑笑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吃传说中的“牛排。”这个东西我很早就知道，但亲口吃上还是第一次。其实之前我就想过，这个“牛排”到底跟我们家里卖的烧牛肉有什么区别，不都是牛身上的肉吗？或许是场合的不同，或许是那天我确实饿了，也是十七八岁的年龄，就没有吃饱过的时候。反正那多汁的黑椒牛排上来之后，我学着王辉的样子切了一块放进嘴里，感觉确实是美味佳肴。比老家的烧牛肉好吃多了。老家的烧牛肉跟这比起来又干又硬，跟柴火棒子似的。

我正喝着饮料，看到一些穿着讲究的人进来之后，没有停留，径直往二楼去了。我感觉挺奇怪，就问王辉，“二楼还有场?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去过二楼。”王辉摇摇头说道。

“那咱们上二楼去看看呗。”吃饱喝足，谁也不服。我开始怂恿他。

王辉第一次带我来玩，肯定也不想折面子，就领着我要上二楼。到了楼梯口那个地方，有两个穿着黑衣服的安保，直接伸手制止了我们。看来是闲杂人等，不得入内。

“我三叔，王海群。”王辉直接报上了他三叔的名字。

“那也不行，除非叫你三叔来。”那个安保非常尽职。

王辉有些生气，就拉着我去了夜总会的办公室。那天也正巧，碰到他三叔在这里。他三叔四十多岁，胡子拉碴，胖胖的身材，带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既有江湖匪气，还带着一些艺术气息。我本来以为他三叔近视，后来才知道，那眼镜是平镜，专门用来装饰的。

王海群，也就是王辉的三叔，听完他的要求之后，直接摇了摇头，“你去二楼干嘛？那上面没什么好的。”

越是这样说，就越发激起人的好奇心。估计那个时候王辉比我都想上去看看了，死活缠着。他三叔没办法，最后说道：“好，我带你们上去看一会儿。可是你们听着，出去以后，在这里看到的什么都不许对外说出去。”

“放心吧。”我跟王辉都点了点头。

他三叔带着我们上了二楼。过楼梯口的时候，王辉用颇为得意的眼光瞅了那两个安保一眼。上了二楼之后，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大厅，而是有几个进出的门。这里的隔音效果真是不错，一楼的喧闹和嘈杂，在二楼一点都听不到，安安静静的一片。

他三叔又看了我们一眼，再次叮嘱道：“记住，这里看到的一切，都不要说出去。”

“知道了，三叔你别磨叽了。”王辉有点不耐烦了。我心里也是莫名的好奇，这里有什么，难道是跳脱衣舞的？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我忽然一阵莫名的激动。

他三叔推开门，我们走了进去。刚进去，里面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火爆场面，也没有音乐和镭射灯。屋内光线昏暗，只有中间一个四方形的拳台，上面数盏日光灯照射着，一片明亮。我当时就一愣，这里还有打拳的？

二楼的场子比一楼稍小一些，不过也算挺大了。大家都站着，只有离拳台最近的地方有一排座位。拳台不高，只有五十厘米左右，比正规的拳台低了一半，但视野还算清晰。拳台上四根白色的围绳上血迹斑斑，一看就知道好久没有做过清理。一个赤着脚，光着上身穿着运动裤的人正在那儿做热身运动，身材还算结实，戴着一副红色的拳套。

“这是……打黑拳呢？”王辉有些吃惊地问。

“嘘，小声点。别乱说话。”他三叔立刻低声呵斥道，“在这儿光看就行了。”

这时一个穿着白色背心，身材有些稍胖，看起来极其彪悍的家伙上了拳台。这家伙膀大腰圆，戴着一副蓝色的拳套。他刚一走上拳台，本来挺安静的台下忽然热闹了起来，有说话的，有吹口哨的，一片嘈杂。还有的大喊“牙狗，揍死这家伙！”

“哪个是牙狗？”我低声问王辉他三叔。

“那个光身子的。”他三叔低声回答，“那个穿背心的胖子叫二豹。”

没有裁判。当“二豹”踏进拳台的那瞬间，就宣告比赛已经开始了。两个人立刻摆好了架势盯着对方移动了起来。

还没移动两步，两个人就像斗狗一般扑到了一起，双方都狠狠地挥舞起拳头朝对方砸去，一时间红色拳套和蓝色拳套在空中纷乱飞舞，伴随着底下此起彼伏的喊叫声。有替牙狗加油的，有替二豹加油的，不过为牙狗加油的人数明显居多。

双方缠斗了大约半分钟，二豹显然坚持不住了，拳头的速度慢下来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牙狗一记并不标准，但力量强劲的右勾拳狠狠地打在了二豹有些肥硕的下巴上。灯光之下，二豹口中喷出一蓬口水，然后身子靠着围绳软绵绵地倒了下去。牙狗见状接着冲了上去，要继续朝着倒下的二豹挥拳。这时从台下立刻冲上来一个人分开了二人，终止了比赛。台下已经是喧嚣声和叫好声响成一片。牙狗兴奋得朝着台下大吼了几嗓子。

“打得不错吧？”王辉转头问我。

“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，很一般。”我当时是实话实说，“步伐太乱，站架也不正规。双方就是一味拼拳，也不知道控制一下距离。有点像乱打架。两个人都是野路子。”

“哦，你还懂这个？”王辉的三叔转过头来看我，不过却是不屑的语气。他或许是觉得我这个第一次来这里的新人在装模作样。

“三叔，欧阳有功夫。”王辉说道，“他练散打的。”

“练散打的？”他三叔还是一副不屑的语气，“打过擂台？”

“高中的时候参加过市里的锦标赛，黄河杯。”我说道。那次市里举办的锦

标赛有好多县城的散打队参加，我在自己的级别里还得了个第二名。

“哦，想不想上去试试？”他三叔朝着拳台努了努嘴。

我看着拳台上嚣张不可一世的牙狗，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散打跟这个不一样。”

“哼……”他三叔干笑了一声，好像在嘲笑我的托辞，接着说道：“打赢了，就有三千块钱。”

我当时心猛然一动。

### 业余拳手

三千块钱？我的心猛然一动。当时的三千块钱对于一个学生来说，无异于一笔巨款。

“打赢了，真的有三千块钱？”我问道。其实我想问的是，打输了是不是也有钱拿。可是话到了嘴边就变了，或许我内心深处非常渴望那三千块人民币。

他三叔再次用有些蔑视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那可不是，我还能骗你？”

也不知道是三千块钱的诱惑，还是他三叔的那种口气和眼神刺激了我。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好，我想上去试试。”

“欧阳，你要上去打啊？”王辉有些吃惊地看着我。

“算了吧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吧。你万一出了事，有什么好歹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。”结果他三叔没有答应我的要求，反而摇摇头说道，“你俩一起来的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还要连累到王辉。”

一听这话，我就明白这个王海群根本就没想着让我上拳台。他只是听到我对牙狗的评价，心里看不上我，随便消遣我几句而已。事情到了那个程度，我心里也是赌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就牙狗这种水平，连业余拳手都够不着，也就是仗着股猛劲，一顿乱打。一看就没接受过正规训练。”

我说这话时有点大声，周边有好几个人都转头看我，眼神都是怪怪的。或许大家都诧异于我对这个“冠军”糟糕的点评。他三叔脸上也是一时挂不住，说道：“你有本事你上去打打试试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我说道。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。他三叔既然是这个夜总会的投资人之一，肯定不甘心让我这么贬低他们的这个“赛事”。

王辉想拉我，劝我别找事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跟着他三叔就去了后面准备。后面有个专门负责的工作人员看到我，皱了下眉头，“就这身板？行不行啊？”

“上去试试呗。”他三叔的语气也忽然变得没底，应该是害怕我上去万一出个什么好歹。

那人也没再说什么，扔给了我一副蓝色的拳套，还散发着一股发霉的汗臭味。我接过拳套，才发现这种拳套不是正规比赛用的那种，非常的薄，比平常训练的还要薄一些。这样打在人身上更有杀伤力。

我戴好拳套，脱了鞋，但却没让我上场。外面有人拿着麦克大声宣布下一场比赛即将开始，接下来就是乱糟糟的一团。我当时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思绪，别让自己过于紧张，其他的也没多想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一段时间是留给在场的人下注的。

我抖了抖肌肉，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。临上场前精神紧张的话，肾上腺会加快分泌，呼吸急促，肌肉紧绷，不等开始就已经先消耗掉自己大量的体力了。判断力和爆发力都会大打折扣。一直以来的散打训练，让我能够控制住自己上场前的精神状态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终于要上场了。

还没上到拳台，下面的人就喊了起来，一片嘈杂之声，“牙狗，揍死他！”“牙狗，用你的铁拳干倒他！”“牙狗……”反正我就是没听到有为我加油的，底下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。

“喂，要是实在撑不下去，就直接倒地认输！别死撑！”在我即将上台之前，王海群拉住我低声说道。

看来他还是怕我出事。我回头说道：“明白。”

上了拳台，身高体壮的牙狗看我的眼神明显带着蔑视。确实，我的体格跟

他相比差了许多，这家伙比我高了一些，一身的膘子肉，看上去很是唬人。刚才身材肥硕的二豹在他拳下不过坚持了半分钟时间就倒地不起了。

从我上台，就意味着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我习惯性地把手套放在胸前，跟对手行了一个武术的礼节。散打比赛开始的时候，都是这样的。没想到我这个动作却招来了对方的一声嗤笑，他直接朝着我冲了过来。

面对这如同街头打架一般，丝毫没有防守的冲势，我没有给他近身挥拳的时间，直接就是一记高鞭腿扫了过去，啪的一声脆响，打了一个漂亮的迎击。

这一腿正踢在牙狗的左侧太阳穴上。那种独特的舒服脚感说明这一下打得很正。牙狗二话没说，直接扑通一下趴在了地上。

所有喧嚣声都在一瞬间停止，全场人都愣了。

或许没有人能料到彪悍的牙狗会被我一腿放倒，不到一秒钟就结束了比赛。我看着趴在地上暂时晕倒的牙狗，虽然知道专业和业余之间的天堑鸿沟难以逾越，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地结束比赛。看来这个家伙不仅缺少防守意识，抗击打的能力也不行。

我回头看向台下的三叔，他张着嘴，也是一脸的惊愕。我却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，就好像我刚才踢倒的是一个移动的沙袋。

很快地，场内的沉默变成了咒骂和无奈的叹气声。牙狗，虽然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。虽然这次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“黑市拳”，但他毕竟是我踏入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对手。

我跟王辉临走的时候，他三叔塞给了我一个信封，说道：“这里是五块钱。”

“不是三千吗？”我接过了沉甸甸的信封奇怪地问道。

“所有人都把钱押在了牙狗身上，没有人押你。他们全输了，我们这次赚得多，多给你一点。”他三叔对我的语气明显好了许多，笑着拍了拍我肩膀。我摸着沉甸甸的信封，心里面别提多兴奋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我第一次亲手赚钱，并且一下就赚了这么多。

“欧阳，真有你的，一脚踢来五千。”回学校的路上，王辉的语气颇带着羡慕。

我从信封里抽出一沓钱塞给他，“这还不都是你三叔帮忙，还有你。”



“这是你打来的，我可不要你这钱。”王辉推开了我的手。我知道这小子家里挺有钱，也就不硬塞给他了，搂着他的肩膀说道：“今天晚上牛排吃得饱。明天中午我请客，去小羔羊涮火锅去！”

那天晚上我买了好多水果回宿舍分给室友吃。室友一边吃水果一边调笑我，问我是不是在路上捡钱了。我笑笑，也没对他们说什么。虽然都是关系不错的哥们儿，但这种事情，还是不让他们知道的好。

手里有了钱，我想往家寄回一些，但又害怕家里人生疑心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别让他们瞎担心了，就准备先自己配置一台电脑。那天我正在宿舍研究要一台什么样的配置，王辉来找我了，刚一见面就问：“有空吗？我三叔找你。”

## 退役拳击手

“你三叔找我干吗？”我奇怪地问道。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上次把别人给打坏了？就是那个牙狗，是不是被我一脚踢得住了院，然后需要我赔偿什么的？可见当时我的心地还是很善良的。现在想起来难能可贵，因为我在以后的时间里，再也没有考虑过对手的生死。

“我也不知道他找你干什么，不过好像是很要紧的事情。”王辉说，“走吧，我陪你一块去。”

我看王辉的表情有些异样，就追问他到底是咋回事。王辉支吾了半天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不过他三叔的口气挺急的，好像找我有什麼要紧的事。王辉说他三叔一直在“道上”混的，一般找人都没有好事，他心里有些担心，所以要跟我一块儿过去。再怎么不留情面，好歹也是他三叔啊，在关键的时候能替我说句话。

我对王辉一阵感激，心想这家伙真够哥们儿。得，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，我也不能躲着了。如果要我负责的话，大不了把那五千块钱再吐出去就是了，